移动端中文输入法的社会角色研究

陈宁雪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 210000）

摘　要：输入法作为互联网时代的输入设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诞生的打字机。打字机和 QWERTY 键盘的发明与普及极大地影响了电脑键盘和手机虚拟键盘的设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手机输入法逐渐成为人人必备的输入设备，它具有以拼音编码为主、便捷高效、脱离人体等特点。移动端中文输入法的长期使用淡化了用户对汉字字形的认知，造成知识沟；消解私人空间 / 公共空间，私人时间 / 生活时间的区隔，推动线上社交的情绪化倾向；这种脱离主体控制的输入设备带来了用户与市场对输入效率和个性化永无止境的追求。未来输入法的发展可能在语音输入和智能输入方面继续发力。

关键词：移动端；手机输入法；交互；线上社交；人工智能技术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1）08-080-03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1.08.023
本文著录格式：陈宁雪 . 移动端中文输入法的社会角色研究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08）：80-82.

自计算机诞生以来，文字输入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输入渠道，一直是人机交互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起与键盘的 26 个字母一一对应的拼音文字，中文、日文等象形文字的输入，更迫切地需要一个媒介将键盘字母与表意文字联系起来。这个媒介，就是输入法。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使用手机来进行沟通、娱乐、办公等。在中国，移动端中文输入法是每个手机用户都不可或缺的应用软件，甚至多数用户会使用第三方输入法软件 [1] 以满足更加便捷的输入需求。根据数据显示，2014 年第三方手机输入法就占据了国内 62.6% 的输入法市场份额，[2]2019 年中国第三方手机输入法用户规模达到 7.29 亿人。[3]

如果将人类的嘴比成口语时代的社会信息输入设备，笔是文字时代的输入设备，那输入法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输入设备。但在手机输入法进入家家户户，成为每个人线上交流“发声器”的同时，人们也在逐渐习惯，甚至无视输入法的存在。毕竟输入法不过是一个从属于手机的工具软件。但作为一个机构开发、深度学习，并在不断向智能化发展的媒介，这个“发声器”真的是沉默无声的吗？输入法可以等同于互联网时代的“嘴与笔”吗？

1. 中文输入法的概念与研究现状

1.1　中文输入法的概念

输入法是指将人类语言的各种表示符号手工输入计算机而使用的一种工具软件。[4] 移动端中文输入法就是指将汉字及其关联的图像等各种表征符号人工输入手机而使用的工具软件。

一套完整的移动端中文输入法软件涉及到汉字表意系统、汉字编码系统、软硬件操作系统和输入法软件平台构建等多方面的内容。汉字表意系统即用户试图表达和手机最终呈现的，用于表达的中文符号系统，表达符号在呈现形式上可以分为文字和图像两种。汉字编码系统是指将键盘字母与中文符号关联起来的编码系统。移动端中文输入法的操作系统是指用户使用输入法软件的交互系统，根据操作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打字输入、手写输入、语音输入等。输入法软件的平台构建是指输入法软件为了提升用户的输入体验，不断开发出的多方位功能，比如智能联想、语音纠正、个性化词库、输入法皮肤、智能助手等。

1.2　输入法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对于输入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科学和教育学领域。由于除东亚外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用表音文字作为官方语言文字，对输入法需求较少，多数拼音文字输入法也仅具有联想词汇等简单功能。因此国外相关文献大多聚焦在打字机的社会影响 ，或是打字这一行为的社会角色当中。

国内虽然具备完整的手机输入法市场和功能齐全的各类手机输入法，但学界对其的关注大多聚集在计算机科学交互设计、教育学领域。只有在学术研究的角落涉及到一点输入法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影响。比如杨丹、刘赵发等学者在《基于最大信息系数的输入法对书写的影响分析》一文中提出，汉语拼音输入法的长期使用，会对汉字书写产生负面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的金志军利用搜狗输入法作为语料采集的手段进行身份职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实际上是默认了输入法是如今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输入法的研究都尚未形成体系，尤其国内学界对中文输入法的研究一直没有涉及社会学、传播学的领域。因此，本文试图聚焦移动端中文输入法的社会角色，关注个人和集体日常的信息技术经验，探讨输入法是否给用户及当下的媒介域造成些许的影响。

2. 移动端中文输入法的社会角色

作为一种用户普及度极高的媒介，如今的移动端中文输入法具有以拼音编码为主、便捷高效、脱离人体等特点，输入法基于这些媒介特性，从多个方面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影响。

2.1　以汉语拼音编码方式为主

拼音输入法是如今中文输入法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输入编码方式，这一方面源于拼音输入法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这一形式也持续巩固着汉语拼音的地位，扩大了拼音普及面。汉语拼音是通过汉语的字音来编码汉字的体系，这种编码方式一方面降低了汉字的学习难度，另一方面，也拉远了学习者与汉字字形之间的距离。长期使用拼音输入法的手机用户，习惯于汉语拼音的编码方式，也就逐步淡化了对汉字这种以字形为核心的象形文字的认知。因此，现代人越来越多地出现“提笔忘字”的现象，毕竟人们再也不需要提起笔，就可以打出文字表达自己。在汉字字形地位衰落的同时，汉字字音的地位迅速得到了提升。在如今新出现的网络用语中，谐音词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比如“和谐—河蟹”“大可不必—duck 不必”“我的天啊—word 天啊”等。

但无论中国输入法用户群体具有怎样坚实的汉语拼音基础，高度统一的拼音编码方式还是将一些少数群体排除在了主流社会交往过程之外。当拼音输入被输入法“规定”为一种人人“应该”熟练掌握的技能时，他者就出现了。少儿和老人因为无法熟练掌握拼音输入，而被线上社会交往所抛弃。为了缓解这样的知识沟现象，输入法公司开发了手写输入方式，让更习惯于汉字字形的老人也可以使用输入法，但手写输入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拼音输入，完全无法跟上一直在追求效率的现代社会交往进程。输入法的发展无法填平它带来的知识沟壑。

2.2　输入过程便捷高效

输入法是一种没有耗损，没有体积重量的电子媒介。相比起将嘴和笔作为主要输入设备的时代，输入法时代的输入过程几乎不用耗费什么气力，也无需占据任何空间实体，就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尤其是移动端的输入法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向任意时空的传播。如果说打字机和电脑键盘固定了工作场所，那么手机和输入法就再次实现了空间的解放。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完全融合，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无缝衔接，输入法也是这一进程中的一大助力。

除此之外，输入法相比嘴和笔，更加低能耗。这一点在情绪表达方面最为明显。没有比现在这个时期更能随便抒发情绪的时候了。手指轻触几下“H”键，你的手机就能帮你表达出你平时一天的笑声，更别提用笔描绘出喜悦需要耗费多大的精力。如果文字尚不足以表达情绪，用输入法发送图像表情也是几秒钟的事情。输入法用户用手指笑，用手指哭，这种情绪无需抒发于面部，也不一定能引起多少内心波动，但展现在屏幕上的就是夸张的情绪。这也是如今的线上社交展现出格外的情绪化倾向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输入法这种输入方式还易于修改，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情绪化表达。

2.3　逐步脱离主体控制的输入设备

在输入设备的发展进程中，嘴是与主体最为贴近的存在，是从属于主体的器官；而笔实现了输入设备和人体的脱离，但相对而言笔还是与人体亲密无间的，手掌握住笔在纸上来回移动，笔为主体所控制；而输入法是一种完全脱离人体的输入设备，它从属于手机这个媒介域中的主导媒介，是手机媒介中的一个工具软件。

用户对输入法性能的两种追求，一是对输入效率的追求，二是对输入法个性化的追求。

用户和输入法公司永远在追求着更高的输入效率，就是指用更少的点击输入更多的信息，即输入代价 / 输入信息量最小的输入方法。对输入法公司来说，解决方法是不断开发完善输入法功能，比如词组、整句输入，首字母输入等功能可以降低输入代价，智能联想功能可以增加输入信息量，来帮助用户在点击尽可能少的情况下尽快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文字。而对于用户而言，更加方便的方法，是对输入结果进行简化。字母、数字输入无需拼音找词，是中文输入法中输入代价最低的输入形式，于是一系列拼音缩写、中英文混用、数字指代等网络用语应运而生，比如“笑死我了—xswl”“你说得对—nsdd”“支持—打 call”“哈哈哈哈哈哈—2333333”等。这样的简写用语在发展过程中，规则越来越复杂，内容越来越多样，最终成为一个个网络圈层的内部编码，不仅具有高输入效率，还有一定的封闭性，用于巩固群体认知，区隔他者。而表情包等图像输入形式是中文输入法中输入信息量最大的输入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同等输入代价发出的图像能比文字传达出更多的信息，这也是网络时代表情包盛行的原因之一。

除了对输入效率的永恒追求，用户对个性化的追求也是输入设备脱离主体控制后的焦虑产物。个性化不仅影响着输入准确性，也在另一方面决定着输入效率。因为输入法永远不能如同嘴和笔一样，完全在主体的控制下运行，因此自从输入法诞生以来，用户从未停止过抱怨：“这是输入法的错”“我的输入法有自己的想法”……但与此同时，在输入法公司不断开发软件功能，推出模糊输入（在不将输入内容的完整汉语拼音打出来的情况下输入）、错音纠正、联想输入、分类词库（在输入法的基础词库之外设置分类词库，如方言词库、电子游戏词库、自然科学词库等，用户可以下载自己常用的分类词库以提高输入效率）、网络用语更新等功能之后，输入法的输入精准度确有提高。人们开始探索输入法对用户自我的识别，社交平台上每天进行着这样的话题讨论：“输入这两个字母，你第一打出来的词是……”，“输

入法打出‘我最喜欢’，会自动联想出什么？”，大家探讨着“输入法眼中的自己”，试图从输入法显示出的联想词汇中发掘自我。

但输入法联想出的到底是机器个性化识别后的自我，还是大数据推荐背后的结构性社会呢？错音纠正是对于社会语言规定用法的反复巩固，口语和书写的错误不会产生比正确输入更多的能耗，但输入一个“错误”或不常见词汇需要比常见词汇多花费几倍的精力去挑选字词。整句输入和模糊输入是输入法词汇库完善扩充的结果，除了个人高频率用语的机器记忆，对社会高频率用语进行大数据统计，从而调整词语推荐顺序也是效率颇高的解决方法。分类词库是对小众群体词汇使用的归纳总结，每个用户为自己打上标签，将自己归入一个群体，再将这个行为导致的输入准确性提高称之为个性化的结果。网络用语更新则蕴含着输入法公司对于符号的筛选和规定。还有输入法本身就是对输入个性化的去除，没有了声音的音色和语气，也没有了书写的字体，输入法输入的是标准化的系统文字，毫无个性化可言。社交媒体对于“输入法展现的自我”的讨论，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娱乐罢了。

3. 移动端中文输入法的未来发展

在移动端中文输入法的未来发展趋势中，提高输入效率会是永恒不变的追求。减少输入代价，提高输入信息量，输入法公司将目光聚集到了语音输入和智能输入之上。

3.1 语音输入

无论拼音输入法的输入代价如何降低，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打字输入的输入代价很难低于语音输入。于是输入法公司开始在语音输入方面持续发力。目前，输入法语音识别技术渐趋成熟，并且在疫情的助推下，大量线上沟通的场景使用户对语音输入的需求明显增加，用户逐渐培养起了语音输入的习惯。

在语音输入的环节，嘴和输入法共同组成输入设备，但在这个组合当中，嘴并不占据核心地位，它虽然参与了线上社会交往的过程，但嘴发出的声音要通过输入法转化为文字再输入进去，声音只是便捷输入的一种手段。（当然如今的线上社交中还存在着大量语音直接沟通的现象，但相比起文字呈现形式而言，声音的信息呈现形式被认为是非正式、非理性、情绪化和容易令人迷惑的。）语音输入这个“声音—输入法—文字”的输入流程再次展现出了自印刷时代以来视觉的中心地位，声音在主流线上社会交往的环节中被排挤了出去。

3.2 智能输入助手

智能输入是输入法公司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输入法的全新尝试。比如 AI 技术与语音输入功能的结合，提高了语音识别的精准度；人工智能参与到打字输入的环节当中，造就了智能输入助手的诞生等。在所有的智能输入功能中，智能输入助手是最具有“突破性”的功能。2019 年 8 月 19 日，搜狗输入法上线了“汪仔助手”。“汪仔助手”是业内首个 AI 输入助手，其主要功能是在不同的输入场景中为用户提供输入建议。比如在微信等社交软件聊天场景下，提供输入文字的多种表达方式及配图，在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场景下，提供文案备选素材。

智能助手的诞生将输入信息量扩大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超越了用户试图表达的信息量。智能输入法的功能超越了输入设备的界限，不再局限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开始侵入前序和后续阶段。[6]

但是截至目前，智能输入助手的智能化程度尚处在较低水平，其提供的输入建议往往得不到用户的认可和采纳，大多数用户对智能助手的认知度和满意度比较低，也并没有搜狗输入法以外的其他输入法公司推出智能输入助手。但未来如果这一技术继续更新发展，输入法对用户的影响程度持续加深，后果不免让人担心。或许未来的输入法不仅无法显示自我，甚至可能侵入自我，影响自我。到那时，想必不会再有人将其比作一个“沉默的发声器”了。媒

参考文献

[1] 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 中国第三方手机输入法发展研究报告 . 艾瑞咨询系列研究报告（2015 年第 1 期）[R]. 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2015：31.

[2] 艾媒咨询 . 2020 年秋季中国第三方手机输入法市场监测报 告 [EB/OL].（2020-10-2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1798384761184987&wfr=spider&for=pc，[2020-11-25].

[3] 杨新涛 . 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输入法研究 [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

[4] 杨丹，刘赵发，汪廷华，刘汉明 . 基于最大信息系数的输入法对书写的影响分析 [J].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3）：24-27.

[5] 中国日报网 . 搜狗输入法发布业内首个 AI 助手，智能汪仔开启输入工具智能服务 [EB/OL].（2019-08-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2378991671313892&wfr=spider&for=pc，[2020-11-26].

[6] 金志军 . 以“键盘输入法”为语料采集手段的身份指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作者简介： 陈宁雪（1997-），女，浙江杭州，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责任编辑：张晓婧）